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大府寺丞某人再上書書曰臣去年十月嘗上書陳狂瞽之說冒聞聖聽繼蒙睿恩召臣賜對擢丞大府今已一年臣之說曰臣聞天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

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所不見之處共爭之地舉世皆足以知之不見之處非高智遠識者不能辨願陛下游心于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于須臾勿喪志於多屈陛下得治安之理而行之則足以知彼敗亡之理矣夫椒之會越人行成于吳吳王從之吳有亡之理也當時惟伍子胥范蠡識之鴻門之會項羽縱沛公使去楚有亡之理也當時惟范增張良識之方夫椒鴻門之舉乃夫差項羽盛時如四子言其亡形于數年

之前者以理知之也何則以兵雄天下雖盛時尤當懼禍而敢以厭亂之手逮靈王克陳民從亂如歸智伯好勝不已忽斃于肘腋之變金據中國且一紀矣天之假祐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兵力而降之罰金猶不悟耳晉高祖欺天叛主倚遼為主不能存世叛亡無餘趙德鈞為耶德光謀德光乃以其子延壽為罪首其後滅無餘類彼劉豫者助金為虐敬塘德鈞之禍豫必不免臣之為是說蓋亦揆于理知其有然者也是時朝廷先遣王

倫奉使敵庭既復命而劉豫已為金所逐臣之說似一驗矣未幾王倫再使舉國紛紛各出異論陛下慨然乃主和議陛下游心于人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而能獨見照明知彼邦既得治安之理則知彼敗亡之理安知臣之說不終驗乎今年金使烏陵思謀來遂有和議今又遣張通古蕭哲來聘且許交割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為詐已而見使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臣

夙夜以思陛下之所以奉天天之所以統佑陛下無過
北舉深慮或者臆度之説少貶聖慈皆不惜一日之屈
而惰其初心薄物細故闕 輒廣前説以固聖意之所
得臣聞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故三畧曰莫不貪强先能守
微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藏之胸臆而敵國服又曰敵强
下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陛下推德用柔守
微觀變以應今日之事機用是説矣太公告文王曰爭

勝不鬬大兵不創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尉繚子曰機在于應事政在于意表勇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陛下從金人之和而遂忘父兄之深讐宗社之大恥乎蓋將以有為也如是則沉機制勝畏小治大應是説矣孫武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吳起曰兵有五曰義曰強曰剛曰暴曰逆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令與之和乃所以誘之也自卑乃所以驕之也

彼以強我以謙彼以詐我以權合孫吳制敵之道灼然無可疑者又十二伐亦曰因其所喜彼將生驕尚能因之必能走之又曰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堅節乃定又曰厚賄而錮其心致其大尊以偷其志下必之信以得其情足其富貴以塞其國又曰養其亂進其謠誘之以大勢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凡古人所以自屈而就事者於十二伐而有七說合陛下今日之所爲使古人言皆不足信則已使一可信焉陛下豈不遂得志也

哉昔之論兵法之要者曰凡兵之道莫過二者獨闕又
黄帝之書曰一者潛于通機神周之志於勢成之在於
君臣固知紛紜者不解此也然此皆陛下求治安之理
游心于衆所不争之地而得之者固紛紜之所不解至
於今日之事殆有顯焉不可不議和者臣不得不屢陳
之陛下已得其妙而微者矣是豈不經聖慮而屢陳之
者庶幾驚曉紛紛之人而息其說也魏武侯與吳國論
六國之俗至于燕則曰燕陣守而不走擊之之道當陵

而遠之馳而後之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至于三晉之入中國也來則振去則追可捲其師燕近于邊境自古中國之於邊境無能盡滅亡蓋以其兵為生也邊境紛爭無盛于晉方其六國之長雄于中原其相吞滅者皆邊境耳劉淵則石勒滅之石勒則冉閔滅之冉閔則慕容垂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涼則沮渠蒙遜滅之南涼則乞伏熾磐滅之後燕則高云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桓温所滅者蜀李勢而已苻堅一舉

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桓之善乃苻堅之不善時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以謂養吾兵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兵法說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金人肆行不顧窮于天下久矣天下懷不共戴天之心不欲淪于異域之俗其怨薰天也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敵也天于大敵終祐之乎是二者天必有以處之又況天下

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獘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敵之勝豈止五哉其禍可立待也以此知陛下行吾治安之理以待敵之敗亡真通乎古今之說畏天下而奉天道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吴畏天者也太王避地天相其心勾踐事仇天相其策相其心故肇基王迹而周之卜世至于三十卜年至于八百相其策亦足以雪恥而伯今陛下以太王之心勾踐之策顧不可乎陛下達孝于父母至恭于兄弟親睦于九族一舉而

悉如吾志此又天相陛下之明驗也天相陛下則相天下之人可也相天下之人則所以處金國者又可知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七十萬家古人以用兵喻圍人情曰小圍不下數人中圍不下百數人大圍不下千數人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使良民百萬聯于圍圍上不能使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可以少休兵矣不得操事七十萬家興聯圍者百萬獲息肩之樂顧不可予善用

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貸於師者遠輸故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事大可慮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主勝之道故兵法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為可以固守可以戰勝今四方之民流者不得親四方之田荒者不得耕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于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餉運俾

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怵惕之勞天下雖未能去兵而三稱之說已行矣顧不可乎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古人治之以市市者百貨之官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故曰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守也今關市重斂賈商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之公私掃地亦立置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鬻擾之習為阜民歸還徙之勞為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出足以戰入

足以守顧不可予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解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金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卑卑也金以和應出於實矣然曰無約則不可曰益備而進亦不可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也夫聖人御世觀盛衰得失而為之制非計策無以決疑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此陛下大有為

之日也臣於此多有說焉倘得丹墀咫尺之地使臣獲奉清閒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寔天下之幸此書傳來原本多好存之疑以傳疑

胡銓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胡銓以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遂罷樞密院編修官歸鄉里舟行至池州貴池口岸下以書報提舉常平方滋滋嘗為樞密院計議官與銓同舍乃出城至貴池口見銓于稅亭中銓曰曾有近報否滋曰云云又問曰銓負罪之日別有指揮否滋曰近報令與合入差遣銓曰上

書君父又何差遣滋曰樞密院屬官陞擢則無不可者若合入差遣不在諸州簽判之下銓黙然　樞密副使王庶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王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因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宫觀差遣不允復温言諭遣之　王庶辭潭州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蒙恩除臣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聞命震

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材術疎陋疾病侵陵屢控悃誠乞避機密覬逃曠弛免負使令敢謂德意優隆徽數腆縟俾出通班假守大藩臣雖至愚曷可安受潭州實巨鎮為江表之上流是宜慎擇老成用寬優渥臣本以識昧置之閒散獲少遂于夙心而乃冒寵叨榮必有乖於清議矧長能淺薄懇辭宥密之司豈可更加崇資重任濫膺藩宣之寄決致敗事仰誤聖知伏望大慈特垂矜察収回涣號久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祗受欲乞一

在外宮觀差遣粗安微分以養衰殘異時溝壑未填筋力稍復誓殫犬馬之勞仰答乾坤之施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劉錡回軍行在劉錡自鎮江府撤戍回歸行在所也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初張通古侍金人詔來經過平江府向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許之

劉大中王庶並落職

遺史曰劉大中已得宮祠王庶除知潭州蕭振言大中不孝庶沮撓講和事大中落職依舊宮祠劉一止行大中詞曰含齒之內並知篤于愛親垂齠

之童亦羞稱于不孝豈有居儀型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又曰亡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烟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肰聞者寒心庶詞曰大言惑衆小智飾奸既陳立異之辭施有壞成之意倘謂講和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如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不知有君　是月金人改天眷元年　詔威武軍遣王忠民至行在王忠民字子道河南潁陽人也世業醫忠民通經史尤明于刑名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宣和

六年童貫爲招討取燕山忠民閻之曰祖宗與遼人有盟啓之好今信奸臣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方悔悟亟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曰其果然矣淵聖傳位金人爲城下之盟而還淵聖詔曰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衆之方安邊禦敵之策自今中外臣僚民庶皆許直言寔封以聞雖有過差弗加譴責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北軍達

金人二主及執政大臣又著保闕圖長慶書十一策經民守業書四策通利養民書三策去冗裁俗書十一策經河南府授進靖康元年冬詔忠民赴闕辭以病十二月金人逼洛陽留守王襄南竄忠民募得張義齋書開諭元帥又以策干永興帥范致虛范喜之而不能致也建炎元年金人板榜有弔民伐罪之語忠民作六論以辨姦遣諜者散于敵境且以副本獻于朝二年有詔西京制置使翟興津遣而道阻不通三年問解制置

使李彥先欲致忠民亦辭以疾翟興徙治欒川忠民避
地南下遇商虢撫鎮使董先于内鄉因留之軍中事以
師禮紹興元年金立劉豫爲帝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
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鏤板印圖散于遼境及僞齊以斷
天下之疑宣撫張浚制置王庶皆欲補以官不受遂薦
之朝三年至行在見宰相吕頤浩樞密徐俯皆拜舍于
政府翼日補宣教郎忠民乃以誥納禾匣中題其工云
本心報國非求名禄藏匣于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留中

方懇去是時董先軍豫章往依馬次年撰三國和議鏤板廣傳乃遣使臣岳知常散之敵境而知常為堠人所執以擅越外界編置忠民于福建未幾得釋八年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十年挈家過臨安卒時年七十五子正卿節二十六年葬于鄂武縣治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壬午朔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赦門下

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為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竆宵旰之勤

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旣久而師老財匱之是憂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齎居送者困征誅之擾衣冠流寓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失由一人禍貽兩衆罪在朕躬胡顏以寧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隅陵寢久荒梓宮未卜於因山天属尚留於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盡忠協德資爪牙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内以訓練於行伍固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陲上穹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

士歸我圖輿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減賦征漸息編民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家遂致於安寧嘉與羣生格於康乂肆頒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既通兩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疆埸之臣慎終如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咨爾多士體予至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講和故有此赦　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為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恤副之金國

遣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肖胄錢㥜為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和議已成不喜伏兵洪澤詐令為紅巾欲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劫而殺之壞其和議南北使已行過揚州世忠軍有將官郝卞者詣轉運使胡昉密告其事昉大驚白於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真和廬州取道淮西而去昉字闕顯建炎三年知淮陰軍世忠駐軍江陰昉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處置制司叅議紹興五年除知楚州兼主管沿淮安撫司

公事八年除直秘閣淮東轉運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怨昉背已世忠知郝卞漏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家奔鄂州投敵人李啟啟納而藏之啟者岳飛軍中回易官有心計能幹旋財賦惟着布衣草履雨中自執蓋步砌佐飛軍用甚多有歸正人周金者與通古舊知奏取旨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

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之通古一覽能記誦初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忌之燾亦自知言切恐且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塗爾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坐此不遷遂不豫國書事　王倫為同

僉書樞密院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
佐副之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僉書樞密副使金國
制曰朕總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
參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王
倫守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
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為道二
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毅然叱馭之忠鄙生
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

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濶星紀既周北道
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
迓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
榮厥身必毋忘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
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

十日辛卯尹焞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
焞先除禮部侍郎十具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閣待制
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蘇符行詞有曰庶幾朕得優禮之宜

而卿遂委虵之適焞五具辭免遂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任便居住初焞辭免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之不堪時用二字深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尹焞有所議論不可不為施行欲乞將尹焞所上數事盡付中書當為詳酌行之上遂以焞奏疏盡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三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謹再拜獻書參政丈閣下

某自束髮成人接士大夫知已能稱閣下為令於平江

能抗朱勔而失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臣而得罪某雖

碌碌庸衆浮沉里巷然亦知欽慕閣下信剛決君子人

也晚得與諸郎遊卒又登門獲侍巾屨誤辱存囑甚厚

退雖感激及進觀閣下之所履不無稍異於昔時某前

日欽慕之誠亦稍解體而不能無疑也非誣閣下也蓋

閤下自起廢進用再登八座七為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為之地及披其實迹以較閤下之晚節似覺以前挺特不羣之風少衰徒有傲岸虛驕之氣雄壓聾俗而已非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疑之然尚以謂閤下為侍從不得專造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於積薪未燃雖閤下獨欲有所建明世必以謂不祥人亦未必見信當且泯默尸位必有待而發爾屬者敵國遽求講和遣詔諭使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

盟誓制我以重幣窮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海之聽人情汹汹彌時不定遽聞閤下召來造朝天下之人與夫賢士大夫欣欣然皆頌閤下曰泰發至則事當有所折衷矣尚妄意閤下靖康之朝挺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發者庶幾能爲聖主開陳存亡利害之勢維持善後之策盡識敵詐洞悟天聽斷此國論不數日閤下旣至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閤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

者責諂取執政爾已而果然於戲利禄之移人一至是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夫若是猶不足以成人為國家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朝廷安危之計從可知矣閤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何為至此遂不知人間有廉恥事乎某竊意閤下殆將文其過也柰何聖主重以懷念母兄之切至亟於梓宮之速還帝意堅決不容悟移以此欺天下爾斯民未

可欺也今朝廷豈少閤下哉閤下若以死事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一効也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父閤下豈不知帝王之與臣民不同匹夫立於鄉黨士大夫立於朝紳則固當謹信行修末節飾禮文以求區區之譽為揚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廟固社稷使其或不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於禮之末節事幾一去九廟四海且不可保况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忍發分羮之語遂當為萬世大不孝之罪人矣况

金人之詐屢講無驗之和信效明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遠參政丈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金人為海上之盟彼固首倡夾攻之約遼國既滅固常割燕薊九州以啗我矣沙塞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得一縷之賦卒竭中原膏血以安之曾未三載中國之儲盡在九州敵人知我之獘於燕薊有積年矣卒假虎翼一奮并京國而取之閤下豈不見前日之割我燕薊初不得旋踵而託迹也今以釣者必以

餌釣不以餌餌不得魚也始敵欲釣中原前以燕薊為大餌我既不悟其機而貪其餌既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侵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流血川野酷莫此甚所幸神靈庇䕶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萬於靖康之後不然金之欲和也已講於前日我必推誠待之不復逕避尚何約至今日哉自是雖歲歲連兵淮南而天其或者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無曩日奔潰之風而北騎屢北

國勢稍亦似張自此固當嘗胆思恥何事不可為哉比年已來金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强也及發於數歲則恐不支故汲汲萬里遣使見招於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為之和空我國家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取之爾今來果入其計安得金人不欣欣然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閤下豈不怪此敵計邪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

三年而遂斃況今欲竭江南偏佐一方求實中原其習見不數月彼遂安坐受吾燼矣閣下亦又不悟金人自長驅中國所過誅掠刼擄無不空空郡邑也況今以久陷中原一旦棄之而去固當掃地盡矣不過留數空城老弱病疾溝壑之餘貽我以大累想見繫累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寃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乃所謂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盡為天下無人乎唯其不求而自得此所以為敵之計也

伏讀赦文所復州縣減免三年蠲放差徭五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粮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恤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稅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諸公殆將舉所謂燕山免夫錢復行之乎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衆使還來紛紛歸報且曰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賫老幼當賑窮乏百役紛然蝟毛而起不知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豫借和買頭

會箕斂衰世掊尅之法畧已盡行剥膚搥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金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數以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復傾困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曷不令板曹詢藏庫之有無可指掌見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說矣異時乃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巵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金人並無須求甚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鈴也哉儻或梓宫可還真僞未辨如為所欺彼

且恃為大恩百索交至決不可繼又且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聽旬歲之間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立錐矣尚何有於中原哉參政又豈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土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不少有忍於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易慮轉足而復至則其日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閣下以不早慮之也不然可使淵聖鑾輅來還而果遂南歸由辱留之久險阻備嘗盡識敵詐力發奸謀洞

如觀火正曉主上則閣下諸公誤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頸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矣為閣下計宜脫畧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歷告吾君尚可及也又況自古連和結好講隣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試數其一二論敵國之勢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强而彼弱則可和我盛而彼衰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强而彼亦强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强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求請和於我

則全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顧不妨我徐舉而復滅之葢我全制之其擒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獲和於我尚當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强弱皆如是而和則其勢各不相併吞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奠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强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彼

固不可知也葢和全在彼擒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利害曉然尚或講和於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國和也皆以安強盛大適相若也相與之和葢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為漢患遼人數驚邊鄙其強悍反覆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至以為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機遂一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大之明驗也石晉之與

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慢自若也終之一旦反顔易心邪律德光一舉而滅晉此以強和弱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掌耳曾何有於和哉此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則今日之和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慮耳曽不思不測之禍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

一旦當連兵未解怨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於我我固當思曰彼何為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顧此敵計之見陷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為獨不悟此奈何令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金人之詐若閣下果不知之是不智也倘閣下知不可和徒媚寧相取尊官遂噤默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為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況今聖主以孤子之一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隤費而易拔其

危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不測之敵乎何閤下為
御史則能言人之是非今為執政遂不知其非邪安有
身為大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於仇敵恬不為恤諸
公世自儒業號為知書此豈平昔所學於聖賢致君之
事業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
之愛戴建大號即帝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杜稷宗
廟神靈實臨之今無故遽為金人播弄而一旦貶屈如
是邪閤下勿謂目前滅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數月金使

復至前事固在今不改爲自玆將見朝廷奉詔不暇矣此事於古無有唯唐祖之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契丹以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然其終亦遂爲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無效此葢强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幃幄收歳幣以賞戰士期之歳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宫之不還太后淵

聖之不歸諸公能蚤暮以思致君於堯舜乃日求臣事於仇敵欲誅民之膏血以充歲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以平日觀之宜非望於閣下所肯為也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於已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固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揚名異域功顯聖朝非閣下而誰況天子仁聖容受直諫體貌大臣閣下雖犯顏攖鱗甚不過奪職祠宮而已此而不為是閣下惜濡足之故而不

拯天下之溺不止始謾一言但已又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於是某雖至愚猶不知信況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為一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三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盛怒裂其奏擲置殿陛下中令不動擂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復以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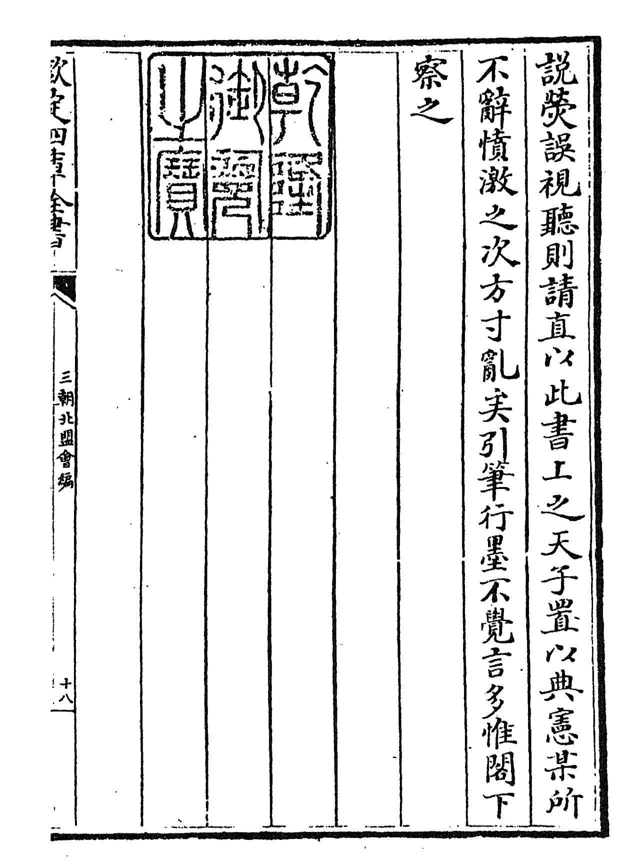
紙補綴以進太祖太悟終用二臣某竊謂官二臣此朝廷至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邪況今是事實繫宗社存亡閣下忍輕於詭隨乎事已亟矣今諸公偃蹇自為得計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稱參政以矔聳俗此何邪向使他人居閣下之位為閣下之為閣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絶冠纓也哉閣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禄門生故吏往往

又從而諂諛閣下為伊尹周公之才某竊恐閣下必不自知其非猶以謂日前之虛譽可以襲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極口訕笑閣下平生之偽矣某獨不忍退而非詆閣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倘閣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冊曰此賣諂宰相取執政者閣下能免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見誠臣閣下自為謀可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某區區之心猶覬閣下尚能改悟力解社稷之禍挈而置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身而去

矣豈可與賣國之奸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邪以閤下曩時挺挺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者某所以未敢遽繩閤下以賢者之責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避天下之譏罵力專誤國之謀傾心外敵猶盧杞一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忠誠稱禄山非某跡迹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某之舅子平生齗齗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唯閤下耳今公論籍籍又閤下乃丞相之門生由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聞大臣

事君當知有宗社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恩門可也參政丈如謂私恩請亟破誤國之謀盡發敵人之詐歷告諸君罷絶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強隣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若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禮幣可從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皆有以為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之

説熒誤視聽則請直以此書工之天子置以典憲棊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筆行墨不覺言多惟閤下察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二至九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胡森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河南地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單曹州及陜西京西歸于有司　韓世忠加少師楊武翊運功臣劉光世加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為陜西五路宣

撫使張俊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岳飛開府儀同三司楊沂中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劉光世懇辭陝西宣撫使許之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邉備書曰臣伏見近日金使在庭人情洶洶朝庭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踈逺有以見聖意之動止也然臣揆之時事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議既和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議既息矣而上下相

蒙之可畏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以為過矣請借秦以論秦之謀楚也與之地借之師而約為兄弟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宫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其謀齊也與齊通和四十餘年未嘗接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至以為金人出於悔禍效順之本意則臣所不敢聞也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詰敵此必有深

謀之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臣謂陛下誠以此思憂以此思懼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金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備金雖與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請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之安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

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國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咸宜猶欲衆謀況其非乎導人而使諫猶恐不進況拒之乎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躁進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孟軻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卧薪嘗胆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已從衆常恐下情之無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讐人役哉　祕書省正字樊光遠

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上封事曰臣竊覩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出于詭詐則其術固止於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可以為國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盡言金人之詭詐也而版圖果歸職方是彼不出於詭詐而出于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不特出于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

宮歸兩宮者莫不次第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之所欲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右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于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

色相賀而天下戚額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隣而取之此陛下所見也陛下撫此厄運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即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也旋沒于偽齊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終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于彼其非無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將竭内地以實之敝所事以事之可為寒心矣廟謨深閎慮之得當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耻勿以甘言為悦

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議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庶乎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實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左宣奉大夫王庶劉大忠復端明殿學士　伯彥等復職秦檜令臣寮上言王庶劉大忠之罪遂落職初庶離行朝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高某衩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過州有再落職

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于南市乃㑹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偽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　熈河路經畧使慕容洧叛附于夏國環慶路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洧戰敗之復熈河路慕容洧奔夏國張中孚中彦自是歸朝矣洧環州人張浚

富平之敗斬趙哲時洧背叛而去彬字彥中原州人劉錡帥涇原時彬為幕亦嘗叛去　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為金人素持奸計恐朝廷墮其奸謀故謝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南海茂著藩宣之効敢忘獻納之忠惟虞舜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六百里當念爾欺莫知其是不信其然固知既來而則安或且寧許以負曲有若食其之説無忘韓信之謀顧益戒于不虞

庶免貽于後悔是時又有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
夫繼上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
聞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此皆大聖人之用心
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不足有不信
又聞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此皆神聖通變之道易曰幾
者動之微傳曰知幾其神乎大金素行叵測比年以來
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
今陛下果推赤心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

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咸被驅逮令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四十年羈縻隔絶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為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恨於大金有不共戴天之讐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得所許彼何加損漢

王語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悌方感其恩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之志葢用心不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髪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餘年寵將養兵殫財蓄力之意一旦積于虛空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于此

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嘗父事之至頡利為太宗所擒後世稱之為英主陛下肯出太宗下哉臣伏見生靈戴宋幾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陛下為親父母不幸為干戈之所擾視大金甚為畏懼韓退之曰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民情大可見大金豈不知之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許還之約安

知不出于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吾太祖之言用之無乃不可是說也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不信審矣然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直隳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說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可不鑒哉此臣所以昧死上愚衷願有獻納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

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𤺺如詔旨臣恐將士觧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戸深念不覺大喜曰河南之復殆天授非人力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機不可失願陛下因而圖之大事濟矣似聞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政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陛下必知其決擇矣議者若曰强弱大

小猶且不侔未易輕舉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在德不在衆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唐高祖以一旅取孤隋光武接十二帝之統而起自單微以至中興今陛下復河南之地實以聖繼聖德新又新挺真主之姿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舊民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祗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人徬徨不忍去之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聽詔者少

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戲笑甚于裂眥長歌過于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為之悽慘鬱結陛下聞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與還地孰少孰多而我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効死因民欲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盡鋭願戰之師彼皆悲歌感慟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簞食壺漿以迎孟子之言于今有驗世宗之舉不約而同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則不可以立

宗社不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有幸會遂得河南歸我凡屬同體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斷間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孝弟性成撫艱運于一紀來和議於此時然不知陛下願為英武主乎願為孝弟主乎臣昔守建業獲望清光首為陛下陳堯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坐視夫民而名堯舜也願陛下效漢高祖唐太宗之英武敗敵迎父母以成堯舜之道也今陛下俛首議和端為父兄是孝弟既如此臣

願陛下乘機應變席捲兩河攄祖宗之宿憤掃天地之兵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不可知之神矣越漢唐之所謂孝弟英武顧不韙哉其如應變于耳目之前或且經營于年歲之後皆在陛下惟斷乃成抵掌而决期月而已臣猶遲之昔李勣上平賊三策攻不失戰戰不失守固河南以連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獻歐陽修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皆漢故地不足

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果有厭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區之心發于忠憤若謂不識大體不省幾事欲逃萬死之罪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方今堂下有耆老碩輔閫外有良將奇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議熟計而行之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謝赦得三京河南地肆赦

湖北宣撫使岳飛具表陳慶曰覩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

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竊以婁敬獻言于漢帝魏絳發策于晉侯皆盟墨未乾歃血猶濕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葢敵每不情而轉移無信莫守金言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昌時復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尚作

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

卑辭而益備者進頋定謀而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

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遺史曰表辭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亨河朔

人豪邁尚氣節秦檜見之切齒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二月趙士㒟為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 呂頥浩陳規仇愈張孝純孟庾赴行在 張孝純自守太原城陷不能全節嘗為劉豫偽丞相上曾密詔孝純與李

鄴李儔等能束身歸國待之如初孝純不從豫廢金人
留孝純於京師至是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白于烏珠
乞歸徐州致仕遂留東京不至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
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詩有文武才畧宣和末知太
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尼堪來攻先築夾城於
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禀以死守姚
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授檢校少保武當軍
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没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

不得已遂降金僭立前侍御史劉豫於北京以孝純爲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儔等令投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金廢豫留李鄴孝純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縣又詔孝純惝懼請于烏珠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爲守臣　節要曰孝純守太原幾年而破爲金執至尼堪前逼令拜之孝純曰未審帳下是何人也敵曰元帥也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其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

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拜尼堪不能强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拜屈節于安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尼堪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其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雲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尼堪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尼堪遣人送孝純南歸止

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閈里共驚新素髮兒孫重整舊班衣之句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孝純鄉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甚得毗擬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弟中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既于親愛懼于還金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充豫之輩固有間矣噫鄉使孝純當偽命初下

遽叱車而北就老死于穹廬不受汚於僭逆則天下之士千載之後以孝純何若人歟以是知士君子於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樓照翰林學士　樓照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蕭哲在館書詔填委多出于照之筆至是徵拜翰林學士制畧曰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博聞足以華國煥文懋德可用為儀繼東臺披勑之風擅西掖演綸之譽繳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填委意顯明而有

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起元爲貞固應錫命惟爾抱適用之器處可爲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於古則爾内相之任其永有辭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失也亦蕡之不遇時也士茍遇時患無正國致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無犯顔敢諫之心何患不得

達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又賜召命而免終身文觧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謂得行得達也尚敢為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兩國通好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臣於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陛下非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掾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為陛下獻何謂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何謂三

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此八者執
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特區
區為陛下斷焉女真當立國之始結我盟好受我封建
是我徽宗有大造於金人也口血未乾貳心已萌背我
盟誓而為城下之師我淵聖皇帝不惜土地以惠生靈
未踰年間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覆我宗社邀我兩
宮立我臣子長驅深入謂天下決非我宋有也天未厭
宋而得陛下出師軍師起大原於將顛舉神器於已墜

駐蹕維揚匡濟大業以土則狹以財則匱以兵則寡以
民則困我有虞心懼如少康以滅澆殪乃立劉豫限我
王師又即豫謀長驅深入侵軼我淮甸蹂踐我江浙憑
陵我荆襄窺伺我巴蜀俘縶我臣民焚燬我城邑天誘
其衷使金齊不克逞志于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陛
下即位十有二年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
淮漢一舉而金人遁再舉而劉麟奔非不能擣其虛犂
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卑辭厚幣

甘心屈辱者為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復是用痛心疾首昭告于皇天后土我祖宗之靈舉六師而並進可也何事耗蠧財用區區為梓宮之來哉情偽之不知寧免萬世之笑乎經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父死於仇子不能報其如工天之靈何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且金人之為必不久也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懷愍不還晉而聰曜亡金人之亡無日矣使者之來非困我中國即疑我師也臣願陛下近鑒靖康講和之失遠覽秦劉謀人

之禍我有辭焉決策以順天人之心則基圖可復宗社可久兩宫安否可問可還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此臣所以為陛下諫也臣不明興亡成敗之數而識興亡成敗之理推之以行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遠于漢唐此為一可勝桀虐則失天下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惟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者也兵

民或叛今也有求為内應者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河則念中國之化懐祖宗之徳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旱之望雨此為三可勝若爾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文契丹承石晉之敗一敗於澶淵再敗于金人今金人乗南北之勝而未聞敗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髪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亾訃來聞可進不進再失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臣度金人北有契丹南有陛下讐怨

交攻腹背受敵天與不取必貽後患萬一違之以久使兩河奸雄競起陛下於東南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欲勝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昔日親總六師臣知陛下決意於兩河今日復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決意於兩河猶以曲直取勝負甘心于東南則委靡不振而自取敗矣何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策也陛下若選形

勝可為進取之資則荆襄上流皆為我有東連呉會西通巴蜀上盡湖廣之流下瞰中原之利方城為城漢水為池且攻且守坐控敵師一舉而前兩河可傳檄而定矣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此臣之所以又為陛下謀也兵有將猶臂之使指將有帥猶身之使臂故能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今之諸軍相視若氷炭相疾如讐仇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應一軍陷陣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

飛兵掎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冑親冒烟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退守浙西徒以巡幸之言近慕光武蓋光武起于河内征王郎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囂身自將兵戮力數十戰肯為空言欺天下哉臣不敢遠引興世為證陛下知有祖宗故事否乎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指使將帥如偏裨列校蓋其權勢不使過制爾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尚此不決何耶澶

淵之役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為也陛下既不鑑太祖馭將之方又不為章聖親征之行豈中興明主所為哉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諫也陛下親賢急于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有見于世者以下弊之未除也人弊于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于資格何謂人弊於黨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

御史諫官望風希意曾有一人詆時相為言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大臣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者乎如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際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葢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而丙魏以寛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鼎守不討敢望周公乎檜阿合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陛下遇鼎檜為甚厚則鼎檜負陛下為極深朝多倖位野多遺賢此其弊一也何謂士弊於時

學宣和溺于王氏紹興弊於伊川王氏既非矣伊川容
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臣唱風學者嚮應士氣
不振職此之由祖宗時用兵如寇凖定策如韓琦奉使
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歐陽修未有伊川而諸
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有一人如諸臣者乎敵
未壓境往往皆為王欽若陳堯叟請幸之計也未聞有
用兵如寇凖者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
富弼者陛下用尹焞名劉勉之厚風俗可也一舉得李

易再舉得張九成三舉四舉而得汪黄取士以循故典可也若曰得人如冠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比其為弊二也何謂官弊於資格文臣者視武弁如奴隸郭子儀文臣也哉取科第者視右階為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哉勢援者盡躋高位英俊者皆臣下僚有深謀遠慮者指為迂誕惑衆有讜言切諫者指為誹謗邀名依阿取容者自以為智能亡身竭節者取譏于時輩廊廟皆養資之人議曹無蹇諤之論倚戚藉勢妨功害能而仕

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髙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
取天下者困於罪謫困於草萊困于戎伍困于宫祠岳
廟此其弊三也無黨與之弊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相
者宰相溺于好惡諸將欺于公罪御史䕶于時政賞其
人罰其人賞罰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罷其事行其事罷
行在大臣也不在陛下臣下擅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
臣度陛下収視於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
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

臣所以又為陛下誅也生財無路理財無術而盡財不窮不識執政大臣獨何為者遂為苟且之計也失兩河失五路失山東失兩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東南漕運半虧祖宗之額祖宗以天下奉天下猶且未足今日以兩路疲民為天下無窮之奉則生財有路否乎行營田不為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也置和糴不為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糴虛設也兵冗未汰官冗未省兼併未革不急之務未除則理財有

術否乎祖宗天下常費者三曰郊禮曰黄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凖而歲之入亦常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月用度于萬皆取于東南刻骨搥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更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辦哉臣致身以事君竭力以奉親淵聖未還徽宗在天陛下篳簬藍縷仗大義以報已遲矣竭力事怨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非惟敵情不測萬一講

和不過分地劃界彼主我臣歲責常貢與我中國兩宮屬于敵祖宗陵寢屬于敵一匹夫猶有父母猶有墳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讐陛下神明之主忍捨陵寢忍捨兩宮而為講和計哉兩年三遣使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及金人日責金幣又不知何時而已此蓄邊倫臣所以又為陛下諆也今日州郡為之宰相為之從官為之親舊為之監司率奉接不暇尚敢按劾之乎郡守有權勢而不發縣官有親舊而不發監司有覲望而

不發上下皆不發欲致太平之治得乎哉監司郡守之賢否陛下所易察也縣令之材能不聞於陛下縣令之贓罪不聞于陛下此今日之極弊也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為陛下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定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撫治事緩於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言其廉未聞擢而用之者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贓而虐民之吏也交結外域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辯之葢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

明堂赦書內有一項有禁止虐告教訟以脅州縣為虐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虐告贓吏者故以此詔為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囹圄空虛鞠為茂草訟庭之下日可張羅贓汚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或大臣有為此請是使天下冤枉者無赴愬之路贓汚者得容於時而愷悌君子亦鮮有激勸之方也如臣之州昔於虐賊亦有年矣陳邦光虐人也昔為建康守臣守臣楊邦義吉人也昔為建

康通判方金騎之入也邦義請死邦光請降二人所為
忠奸巳判則虔吉何可同日而語州有死士未聞雄别
縣訴贓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是乎臣生是州亦欲
古人自期也歐陽修以文章名楊邦義以死節名縱不
能效歐陽修之文願效楊邦義之死以報亦有年矣州
有謗臣臣實耻之此擇守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雖
然五不可三急務乃天下之輿論也非臣臆説也大臣
固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萊之士不達國

體亦不能言如臣去墳墓捐妻子三年於此講明天下之計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為陛下言之然則區區之言非為身謀也為陛下社稷計也大抵自古中興與創業同藝祖應天順人取天下於掌握陛下若欲同符藝祖上當天心下順人欲則取臣所請斷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之福如降付三省看詳可否大臣必請于陛下曰此何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罷也臣死無憾臣之言不用則天下未即中興亦可為陛下惜臣愚

不識忌諱仰干天誅臣無任激切之至　李綱知潭州
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入總百揆作股肱耳目之
臣出殿大邦號禮樂詩書之帥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耆
舊之賢具官李綱識洞幾微氣全英特修身自昔非孔
孟之言不師許國以來唯伊吕之心是似屢展經綸之
學實兼文武之資慷慨百為險夷一意切辭功名而不
有方占數澤以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濟時之手眷
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惟威

聲之先暨好惡自消矧教條之自學歌謠猶在淮揚之
欲得君重其半留行方叔之克壯其猷豈能無奬祗服
朕訓有光前聞　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
幹日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楫濟川之
利不動聲色措宗社覆盂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居山林
而均佚粤從得請亦既淹時受錫命于家庭俾就臨于
方面眷惟茗霅望最江湖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傅之風
流未泯矧考思不遠時得覲於松楸而仁政所加爰不

殊於桑梓苟悲歎消于田里則潤澤及於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別于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祕知紹興府祕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憾呂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請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制有

之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百為終始一節屢即齋
壇之拜再登鼎鉉之司位與年高功與德稱適故彊之
來復惟元帥之是諶方資衛杜之忠遽上乞骸之䟽察
其誠悃匪出偽為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焉進秩一等
擁節歸榮其近藥物專精神以自輔俾爾壽域尚有後
涯頤浩遂歸台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四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甲申盡四月

四月甲申王倫交割京師　三月甲申烏珠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是日京城官吏百姓送烏珠至北京烏珠坐于壇上勸酒爲别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

八分搬過河北送納　馬擴為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擴為沿海制置副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事馬知其弗合遂巡求退乞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從之會武岡洞酋楊三天叛勢揺荆湖安撫使謝祖信諜于馬馬薦張球祖信奏球守武岡而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　以張浚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諸侯朝于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畧及于舊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郭仲荀賦性通明

受材英特兼子方之智勇慕郤縠之詩書吏險屢更忠
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援桴鼓以忘身入侍殿岩載肅
貔貅之衆出分師閫每寬疆場之憂建大將之節旄加
二公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薦更多
壘悵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馬
歸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錫渙恩往司管
籥之嚴仍總兵符之重惟爾拊摩疲瘵勞來散亡慰父
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嘆俾知朕指有如親臨則予汝

嘉嗣有褒寵

四月吕頤浩薨　董苹為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任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亦畧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于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

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固達重許歳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倍于歳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師相繼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為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為轉運使公條奏燕山

一路費用如此雖竭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三省樞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沮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日之言遂復官進職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太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不許辭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年金人初

舉兵圍闕既與本朝講好班師乃得還建炎五年五月今上即位于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維揚公前期繕治行宫分處三省察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方臣竊以金人襲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及京師天祐陛下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因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

財傜役以時以阜其民族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筭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强可以使之弱弱可

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胆期于除禍亂致太平實無彊之休也戊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皇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秉兵敗壞之後敵人以百

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指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兹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緣邊去處敵人情偽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勝甲冑衰邁不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筭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帥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强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條

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朝于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扈從鑾輿移蹕建康府尋遷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羣起公謂金人方

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城隔絶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寇盜不可勝計公謂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賞必罰無以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干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補借補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悦服為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逼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為

乃力獻航海避敵之計聖人浩然開納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海舟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趨溫州駐蹕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為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此一奇也時車駕已駐蹕於越州會中丞趙鼎詆公公遂罷相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凌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

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為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蒙上開納遣潘致尭髙公繪使金國後潘致尭等得歸太母鑾輿曁徽廟梓宮之回通和葢自兹始其後使命相繼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鑾輿曁徽宗梓宮之還又言駐蹕之地最為今日之急務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使號令易通于川陜將兵順流而

可下漕運不至于艱險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冦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以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造精鋭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統兵由河中府絳州以撼河東乘諸路民心懷我宋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

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内伏望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及獻言之人輒有怠心便以謂太平安然無事矣凡朝廷之謀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

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刼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陜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耕失業號令阻絶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雖欲追悔無及矣公又奏臣仕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金人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放號曰入澱（美水草之名）入澱之後禁人乗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

以麥豆以備戰鬬又夏月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金人未嘗于夏日用兵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曉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番人勁弓折膠湩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臣竊覩陛下總攬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誼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勝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十六七萬兵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

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寖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為深惜者也臣年踰六十累歲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聰察又奏近日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陜若於來年三月間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陜之兵萬一川陜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陜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

闕此一奇也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臺章上疏遂罷相是歲冬敵騎再逼淮甸緣事闕利害因以邊防機事具奏上親筆褒美令陳利害公即條具所見為十論上之一論用兵之策其二論彼此形勢其三論舉兵之時其四論分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運其六論大兵進發其七論經理淮甸其八論機會不可失其九論舟楫之利其十論并謀獨斷上嘉其議而行之㦸謚忠穆　林泉野記曰頤浩

字元直齊州人登元祐九年第宣和末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山郭藥師執以犯闕靖康初奉祠居維揚建炎初加徽猷閣學士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權戶部侍郎次年張遇反眞州節制諸將往拒之至揚子橋遇降遷戶部尚書上南渡頣浩同簽書樞密院江淮兩浙經制使軍于江寧府會苗傅劉正彦擅廢立頣浩聞之慟哭約劉光世張浚韓世忠馬彦傅等合兵五萬勤王敗正彦於臨平傅正彦遁去上復辟拜尚書右

僕射御營使命將追討傅正彦苗伏誅頤浩爲相不務
體貌惟持賞罰先公道治贓吏邺疲民親作書幣以招
羣盜撥諸軍入衛軍容稍振是秋轉左僕射依前御營
使聞尼堪圍杭乃請隆祐往洪州上幸明越以避其鋒
敵既逼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頤浩賴統制官辛
永宗攻殺其黨遂從駕航海至章安鎮次年由温台閩
敵衆退上還越以御史中丞趙鼎章罷爲觀文殿學士
提舉崇福宫俄除建康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

渙顏孝恭巨師古王𤫊楊惟忠等六軍皆受節制與李
成將馬進戰于江州為進所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
召還而秦檜先已除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
宗皆懷忌常共詆訾上悟其諸拜頤浩少保尚書右僕
射辭免少保改特進逐直柔韓璜道宗請移蹕臨安李
光王𤫊往太平州執韓世清戮之未幾出都督江淮荆
浙諸軍事總管巨師古崔僧趙延壽等兵以往潤州丹
徒前軍反劉光世遣師討滅頤浩回薦朱勝非孟庾綦

崇禮黄叔敖姚舜明皆得進秦檜嘗欲傾頤浩上覺罷檜三年辛病常同言頤浩不恭不忠十罪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宫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七年進少保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制置大使時行在平江張浚請移幸建康頤浩乃請赴行在謀之建康之行浚阻格不得見從至建康乃獲對敭上撫諭遣詣臨安八年春上欲反臨安加少傅鎮安定江軍節度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行宫留

守力辭罷醴泉使及金還河南召頤浩赴闕秦檜以宿
憾除為西京留守置之危地頤浩感疾力丐閒復歸台
州薨年六十九贈太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巳巳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為應天府許州為應昌府陳州為淮寧府潁州為順昌府壽州為壽春府曹州為興仁府渭州為平凉府慶州為慶陽府延

州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偽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庾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惟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兵為亡者雪

寃呼惟清開門惟清曰太尉自與大金為仇讐何與于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為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軍民拜恩畢今為大宋也世輔驚請赦文一驗之惟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何如惟清從之門啟世輔入城見市井間百姓懽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的遂與惟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即復以腹心數十人回軍中聲言

生執到延安府屬是時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偽擁數人至帳下世輔即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鬪風墮坑塡谷死者莫知其數迨曉世輔招諭餘衆得馬僅二萬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于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寸功當今之計萬匹馬聚兵長驅直渡黃

河乗勝取河北河東獻于朝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猶豫聞樓照宣諭陜西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照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若一見樓照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矣亦會照以書與世輔期相見世輔遂見照照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遂以王樞偕行留馬在陜西後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爲金所有　趙士㒟張燾祗謁陵寢回　士㒟張燾往西京朝陵自陳蔡歷汝潁以至京洛

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荊棘履榛翳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回到行在即日入對肅具劄子奏曰臣竊以國家遭百六之災致金敵肆憑陵之患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修祗謁之事至於柏城慟哭深惟金罪義難戴天雖窮誅極剿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惟陛下聖孝天性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

無望于陛下乎矧惟自古勘定禍亂非武不可二三其
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睿慈仰思累聖責望之重俯念
億兆嚮向之切益厲武將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
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雷掃風驅雲撤席捲盡俘仇敵
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
孝而爲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肅不對唯言
萬世不可忘此敵上爲之黯然肅又奏諸陵下石澗水
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臣至陵所修詖禮畢水即

大至父老歎異以為中興之祥上書後以語宰相曰張
燾言必不妄燾又奏訪聞金人於淮揚軍採木作筏不
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在如此等事在
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言不得遣間指揮各務省
事遂不復遣金人多計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
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臣又見黄河船盡
拘北岸悉為彼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
是理哉臣願陛下飭戒邊吏謹封疆嚴守備廣耳目明

斥堠先事而豫防之庶無後悔又言新復州縣官吏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償百姓乞令監司嚴行約束又言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為先令使命繹絡民間困于將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又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設有緩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可恃願陛下留意無忽甞之所言切中時務宰相秦檜方主和議惟恐少忤敵情故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巳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綸為公墓
銘曰公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平公少沈毅有志
節善騎射知兵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領涇原
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
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所過
城邑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
失利敵勢愈張諜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
為前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

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為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羅索以衆數萬出麻亭公逆戰于彭原店士殊死鬬殺傷過當敵懼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制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敝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

諸將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為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俱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默呼果率鋭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兼師涇

原夏五月默呼復會別將烏魯哲爾格衆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默呼方攻箭筈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覘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常勝至每與公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疊石為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揮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為伏於神岔峪待其歸伏發衆大亂俘其將雅格貝勒及其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塡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薩里罕敵驚曰吳

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敝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置制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公預為壘關旁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遁去上聞之嘉歎親札曰朕恨不撫

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陜宣撫副使秋七月録仙人關功進檢校少保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從鎮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

業者數萬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襃諭七年冬敵廢劉豫
且益兵衆以為疑公策其將去九年和議成上以其功
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内侍齎
告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
詔不許六月巳巳以疾薨于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
七公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
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巳而同其
甘苦故人樂為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

故權勢之徇故麾下諸將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踰平時至推以予士則不少吝故無餘貲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為川陜宣撫使公弟吳璘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髪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持久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遇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

益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洞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鋭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于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

十年詔立廟于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謚武安　吳武安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

不僥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二季猶幼胡宣撫為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為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予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榮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備國史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為大將

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遺傳已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司叅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五